

文海披抄

八
終

15
1598
8



門 45
號 1598
卷 8

冊 八
號 文
函 八

文海披沙目錄

卷之八

藏書

食異

一字師

精思亭

夢

玉涯

好名

知時

燈婢燭奴

明道雜誌誤

人與雷鬪

父母子弟

楊果宗李偉

焦門宣室



文海披沙目錄

手口之異

詩賦

心同報異

異常之物有怪

中國媿於夷狄

白敏中

末藝不遇

尤物移人

守錢奴

服藥

人臣專殺

野史言

畫簾緒論

兩頭撥

范質

戒殺

忽雷

涉世

賢士有助

龍虎

洗浴

曆日

妬婦

人不易知

抵鵲代薪

晚節不終

得名之難

義

影異

詩云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岱雲根當時
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二君之慮深矣
然不肖子孫蕩產如風掃籜卽萬語諄諄安能
禁使不鬻哉但得鬻於賞鑒之家代我珍藏尤
勝於無賴子架上鼠喫雀汗揩几和泥也趙文
敏書尾跋云聚書觀書亦匪易事觀書者淨几
焚香澄心靜慮勿捲腦勿折角勿以夾刺勿以
作枕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隨損隨修隨開
隨揜後之得吾書者弁奉贈此法至哉此言可

謂無我之盛心典籍之鮑叔矣故李德裕平泉
木石諱復戒子孫不如王摩詰云來者復爲誰
空悲昔人有夏自曠達也

食異

昌歎羊棗鮓鯁魚雖稍與入殊然亦口實所
不廢也鮮于叔明之嗜臭蟲權長孺之嗜人爪
劉邕之嗜瘡痂李棟之服人精似於奇疾殆非
人理 國朝僧宗泐嗜糞中芝麻雜米和粥駙
馬都尉趙輝喜食女人陰津月水國子監祭酒

劉俊喜食蚯蚓口有同嗜豈非虛語

一字師

鄭谷改早梅詩數枝爲一枝齊已拜爲一字師
後齊已見張迥詩虬鬚白也無改也爲在迥又
拜爲一字師宋張乖崖詩有獨恨太平無一事
之句蕭楚材改恨爲幸公曰楚材吾一字師也

精思亭

李德裕爲相有精思亭每處置軍國重事卽處
其中李林甫爲相有月堂凡欲害名賢謀破人

家則入其中每有喜色而出卽數十人家破矣
秦檜亦然本朝李于鱗先生有白雪樓每屬文
將起草卽登之去其梯不脫稿終不下亦不飲
食便溺也夫精思一也或以爲國或以爲文而
或以害物何啻風馬牛不相及哉

夢

夢五色筆而文且進夢還筆而才盡夢遺錦而
思且益夢取錦而名損夢吞金龜而大有文思
夢吐龜而謝世此非真夢也血氣衰而神理盡

也故孔子以不夢周公而歎吾衰

王涯

王涯於唐宰相中，最為猥劣。然性酷好書畫，前代法書名畫，人所寶惜者，必以厚貨得之，不受貨者，啗以官爵得之。被誅之日，籍其家書數萬卷，侔於內府。李林甫元載之徒，知有是乎？其誅宦官意亦甚善，謀疎取禍，遺臭萬年，悲夫。

好名

杜預刻石為碑，自紀勲績。一沈漢水之中，一置

萬山之上，曰：後世不有高岸為谷，溪谷為陵之事乎？白居易哀集所為詩稿，寄之佛藏。一在廬山，東林寺。一在東都聖善寺。一在蘓州南禪院。各有記甚矣。人之好名也，以二君之勲業文章，何患不傳於後，而猶自標榜若此。

知時

雞晨犬夜，性也。然鶯鶴皆能警夜，雀能知夏，鳥能報曉，猿知報時，蜂能知早晚，衙至於蠅，明蚊晦蟻，雨蜂晴的，然不爽。人有沈湎淫縱，俾畫作

夜者曾物之不若也

燈婢燭奴

唐寧王夜於帳前列木刻矮婢各執華燈自昏
達旦目為燈婢申王每夜聚宴香刻童子綠衣
束帶使執畫燭目為燭奴二王同時行事相類
如此然傳記載之以為奢侈近代如嚴分宜父
子溺器皆用金銀鑄婦人而空其中粉面絲衣
以陰受溺甚矣

明道雜誌誤

張文潛明道雜誌引謝宣城詩澄江淨如練謂
宣城在江百里為謝詩誤然玄暉此詩乃登三
山望京邑作非宣城郡中詩也又引張又新贈
妓詩當時求夢不曾眠為誤云求夢須眠不眠
安得有夢按又新此詩政謂與妓未遂情好求
同夢而未嘗眠耳作如此解何異痴人前說夢
耶

人與雷鬪

齊苗丘訴為雷所擊二日三夜不能勝眇其左

目晉揚道和田中霹靂下擊道和以鋤格打其
股落地不能去高歡將薛孤延亦與霹靂鬪常
遇雷火燒浮屠躍馬案稍大呼繞浮屠而走雷
火遽滅唐歐陽紹欲竭池怪雷電大作紹率二
十餘人與雷師戰衣焦體腐亦不之止自辰至
酉雷電飛散得怪碎而噉之人呼為忽雷陳鸞
鳳常食黃魚和豕肉致雷及雷欲擊輒持刃刃
望空仰擊中雷公之股而墜一村之人遠徙避
之自後每所至雷輒隨之人家不容乃入大巖

石中塞其罅雷不能入如是祈雨數四竟不能
害時人目為雨師五人者可謂異矣

父母子弟

石慶醉過里門不下其父萬石君聞而不食肉
袒謝過責之乃解楊元珍出門而醉其母秦瑛
十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尚如此我叻何以帥群
子弟使人人父母皆若此當無不肖子弟庾叔
褒父在時嘗戒其飲酒父歿後每醉輒自責曰
汝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杖三十

陶士行每飲酒有定限或遇權會量有餘而限已竭或問故曰少有酒疾慈母見約故不敢違因潸然出涕使人人子弟皆若此可無憂辱父母

楊果宗李偉

宋丁晉公起第京師鉅麗無比軍卒楊果宗者躬畚鍤之役勞苦萬狀後果宗以外戚起家晉公貶崖州卽以其第賜之國朝世宗時大金吾陸炳於京師治第軍人李偉親負土石不二

十年炳敗籍其居入官而偉女入宮封貴妃今上卽位尊爲其慈聖皇太后亦以炳舊宅賜偉二事合若符契

焦門宣室

桀囚湯於焦門紂拘文王於宣室

手口之異

晉樂令善清言而不長手筆讓河南尹口授二百許語潘安仁演之遂爲名筆大叔廣談辯摯仲治不能對退而著書難廣廣又不能答唐裴

光庭以閻麟之爲心腹每事麟之裁定光庭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又牛僧儒善爲文楊虞卿善言說京師語曰太牢口少牢手人之才具信自不同合則雙美離則兩傷

詩賦

兩京三都之後幾二百年無賦至齊梁而後有作其體變矣初盛中晚之後幾四百年無詩至元而後有作其調殊矣然與其爲漢賦之艷而陸寧爲六朝之簡而則與其爲晚唐之巧而傷

寧爲元之淺而婉

心同報異

孫叔敖見兩頭蛇恐人復見殺而埋之後卒爲楚相國御史韋君見白花蜘蛛恐其毒人以指殺之須臾爲一小者所毒手潰臂腫信宿而死二人者其用心一也或以陰德受報或以殺命蒙殃天道夢夢何所適從

異常之物有怪

凡物之異常者皆恐有怪未可遽指爲瑞唐李

文海樓 卷八
宗真在蜀庭下有一橘結子大而晚熟有小孔如針竇僚驚異欲表進之久而罷及剖乃有赤班虵蟠其中葦臯鎮成都時亦有柑大如斗欲以進御醫者咎殷在座固持不可請以針刺其蒂流血霑席駭而剖之乃兩頭蛇也會昌中含元殿換一柱構巨材人貪重賞於盤屋絕險處得一異木徑將袤丈長百餘尺軍將大喜相賀奏聞開斧之日歛有狂生遶木歎息其聲甚厲守者詰之請當中鋸驗纔二尺計殷殷血流驚

問之曰浚山大澤實生龍蛇此材中藏巨蟒十年當出若爲殿柱至期必簸揚淪沒矣宋高宗時吳山寺中生一葦大如盤五色光潤世所未見寺僧以獻張循王王亦驚異表進之詔以寺中所出復令供佛時當暑月往反旣久液汁流寺犬舐之應時狂斃於是駭懼棄而瘞之吁可畏也

中國媿於夷狄

蕭穎士湮沈不遇而新羅士庶願請以爲國師

龜山晦翁流落貶竄而金遼之人問其安否中國之媿於夷狄多矣

白敏中

唐王起知貢舉欲取白敏中及第而患其與賀拔基往還令所親申意欲白絕基白許諾俄而基至左右以他出對基遲迴而出白知遽躍出呼之回具以實告曰一第何門不可致而令我離絕至交乎遂相與盡醉起聞之曰吾向止得敏中今當并取賀拔基矣敏中此事大有古人

之風今人貧賤之交驩若生死一旦富貴便作崖岸相向者多矣敏中志行如此宜不苟同於李德裕也

未藝不遇

唐開元中東海馬待封伎巧無倫爲上造皇后鏡臺悉是木人自能行動門自開閉觀者駭異又造指南車撲滿欵器數事屢欲召見卽值宮中有事竟不得官宋董羽爲太宗四壁畫龍極意精工半年始成方希厚賜及上與妃嬪登樓

皇子方幼見龍怖號亟令圻墁卒不獲賞國朝戴文進畫甲江南宣廟聞其名召之及進所畫衣紅垂釣竟棄不省工藝之微其遇合若或尼之況其他乎

尤物移人

彭祖七百餘歲卒以娶小妻妖淫敗道自隕其命北山道人修行千年為悅密雲令之女竟被擒戮五戒禪師戒行精苦一悅妓女紅蓮竟墮惡道尤物移人可不懼哉

奉養守錢奴

必豈不精效哉

庫狄伏連家財鉅萬妻子不免餓色藏積一庫自係筦籥常語妻子此官物不可用至死時身惟著敝禪而積絹至一萬疋其所藏蓄並歸天府臨沮鄧差鉅富而自奉菲薄道逢估人不相識呼與共食頗極珍美問之曰人生世間止為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復進美食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為守錢奴也差默然歸宰鷺以自食方動筋骨哽其喉而死相州王叟積粟

文海樓 卷八
十一
萬斛莊客二百餘戶而夫妻各蓄常食陳物纔
可充腸叟嘗巡行客坊見一客方食盤滄豐盛
叟問其業答曰唯賣雜粉香藥有本五千逐日
食利但存其本不望贏餘故衣食常足叟大悟
歸語其妻發倉庫恣食不數日夫妻竝夢爲人
所錄柳鎖鞭撻云何得妄破軍糧無何竝卒官
軍圍安慶緒時始盡發其廩夫爲子孫守錢猶
可言也至爲他人守錢役役終身不得一日之
奉養目之曰奴豈不誠奴哉

服藥

藥之有益於人者服之不輟皆可長生偃佺食
松實而飛毛女食栢葉而壽任子季服茯苓十
八年而隱形韓衆服菖蒲十三年而身生毛冬
袒不寒趙他子服鞋二十一年日行五百里梁
頊餌楮實一年老夏年少移門子服五味子六
十年色如玉女林子明食朮十一年身輕楚子
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
年有子二十七人杜子微服天門冬八十年日

行三百里庾肩吾服槐實年七十餘鬚鬢更黑
國朝閩林太守春澤服松脂烏梅六十年壽一
百四歲猶能御女今人服餌既雜又復作輟以
之治病且不能況延壽耶

人臣專殺

李廣為北平守斬灞陵尉上書謝罪上報曰將
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
報振旅撫師以征不服報忿除害捐殘公殺朕
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

稱朕之指哉胡建為北軍將監御史穿北門以
為賈建私約其走卒當選士馬且至堂下拜謁
命走卒搜御史下即斬之上書以聞制曰司馬
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
唐哥舒翰為安西節度差都兵司馬使張擢上
都奏事逗遛不返納賄交結揚國忠翰適入朝
擢懼求國忠除擢御史大夫兼劍南西川節度
使勅下就第辭翰翰命部下捽于庭數其罪杖
而殺之然後奏聞帝下詔褒獎仍賜擢尸更令

翰決尸一百此三事極相類雖痛快人意而啟
臣子專殺之端不可為訓

野史言

野史言舜囚堯大甲殺伊尹群仙通鑑言舜聽
讒言殺賢臣伶倫等八人風俗通義謂秦穆公
殺賢臣百里奚及拾遺記等書載趙高為神人
鼎鑊七日顏色不變淮南王劉安舉宅上昇鈞
戈夫人尸蛻而忒紕繆失實誤人不少

畫簾緒論

讀胡太初畫簾緒論知宋時作令之法與今大
率相似而御史及賓朋遊謁二事尤中今日之
弊唯酒稅與聚集娼妓多買姬妾則今之所禁
也居官者置此書座右可以寡過矣

兩頭揆

范忠宣鎮西京常戒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兩
頭探或問何謂也公曰不要令人戶探官員等
候交納官員亦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但
每日絕早入場等人戶交納則自無稽留之苦

今之納戶終日俟候官府如鬼神不可測識官
府又必候納者齊足而後肯收遲延歲月徒滋
弊竇何益於理

范質

范質為周宰相頗負才望一旦失節於宋太祖
依阿取容不過馮瀛王之續耳其言曰人能鼻
吸三斗醇醋則可作宰相此與蕪味道摸稜之
旨寧有異耶

戒殺

今人侈口動言戒殺放生至其行事害必避利
必趨利必歸己害必歸人殺機甚矣忍於人而
不忍於物即日放生何益宋齊丘陰謀盜國奸
雄之尤也而所著戒殺之文呵詆列聖直疑自
古無君子欺天罔人又當人無間地獄矣

忽雷

鱈魚名忽雷歐陽紹與雷鬪人號忽雷秦叔寶
馬亦名忽雷駁又御器琵琶名大小忽雷馮道
子琵琶名遶殿雷

涉世

涉世未淡者其英氣可與有為而未免有挂
漏萬之病涉世太淡者其智識可與謀事而未
免有患得患失之心故貞不違時難在少年百
折不挫斯為大勇

賢士有助

古自高人賢士多有所助而成重耳之霸樂羊
之學老萊北郭之隱妻成之也孟子之賢雋不
疑之能陶士行之業母成之也陳了翁之抗直

子成之也浮休居士之高龔翠巖之誼女成之
也張九齡之忠讜鄒志完之敢諫友成之也故
嚴延年能從母命何至殺身張茂先早聽子言
豈罹奇禍

龍虎

龍而可豢非真龍也虎而可搏非真虎也故葉
公遇真龍則失色却走裴旻遇真虎則弓矢墜
地由是觀之爵祿可以餌榮進之輩不可以籠
淡然無欲之人刀鏖可以及功名之徒不可以

加鴻飛冥冥之士

洗浴

何修之一日洗浴十數過時人謂之水淫劉寬
 經年不洗面濯足陰子春亦然間一為之輒破
 財失事宋資政蒲傳正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
 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小洗面一易湯用二
 人頰面而已大洗面三易湯用五人肩頸及焉
 小濯足一易湯用二人踵踝而已大濯足三易
 湯用四人膝股及焉小澡浴湯用三斛人用五

六大澡浴湯用五斛人用八九每日兩洗面兩
 濯足間日一小浴又間日一大浴口脂面藥薰
 爐妙香未嘗斯須太側也然亦勞矣當時與王
 介甫同時共事介甫面垢不洗髮亂不梳衣服
 生蟣蟲而蒲之行事乃若此真堪絕倒也

曆日

今曆日之後止留六十甲子想其來已久宋至
 道二年司天楊文鑑建言六十甲子之外更置
 二十年太宗以為當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

數使期頤之人猶見本年號令下司天議之遂
爲定式不知國朝六十之制又從何時而變
也但年過六十不見所生便覺淒然有物化之
感太宗之慮深遠矣

妬婦

人有妬婦直是前世宿冤卒難解脫非比頑囂
父母猶可逃避不肖弟兄僅止分析暴君虐政
可以遠避狂友惡賓可以絕交也朝夕與處跬
步受制子女僮僕威福之柄悉爲所持田舍產

業衣食之需悉皆仰給啣恨忍耻沒世吞聲人
生不幸莫此爲大蜀有功臣家富聲妓其妻妬
悍未敢屬目妻死之日方欲召幸太聲霹靂起
於床簀遂驚悸得病而卒秦石某爲騎將苦妻
之妬募刺客殺之十指俱傷卒不能害如此數
四竟與偕老沈存中晚娶張氏常被箠楚拔其
鬚髮血肉狼籍及張氏死人皆爲之慶而存中
神氣索莫月餘亦卒國朝楊大司農俊民老
而無子妻悍尤甚侍婢有孕者皆手擊殺之楊

竟憤鬱暴卒布衣黃白仲亦遭此困無食無兒
豈非宿寃哉

人不易知

季子之學不為父母所容王湛之賢不為宗族
所識韋臯不禮於婦翁蘓頰常奴於其父人不
易知骨肉猶爾固知滕公之識韓信李白之奇
汾陽自有法眼難以意度

抵鵲代薪

所出愈多則人愈知惜所聚愈廣則主愈生慳

故知荆山之岷玉必不以抵鵲季倫之爨蠟必
不以代薪

晚節不終

蔡中郎以極言宦官幾為曹節所魚肉髡鉗亡
命而卒附董卓甘以身殉之元微之為分司御
史不讓仇士良被擊敗面當時壯之而卒緣宦
官以進致有適從何來之譏寇萊公以剛直嫉
惡不容於時而卒亦偽造天書以致召用終窳
荒服仕進之心一勝遂至喪生平之所守若兩

截人然甚矣晚節之難也

得名之難

虞阪之上逸驥與駑駘俱疲吳竈之中孤桐共
樵蘓竝爨一遇王良伯樂遂騰聲於千古故趙
壹借譽於羊陟太冲振名於士安樂天聲起於
逋翁長吉才騰於皇甫味道賞而廣平重敬之
說而項斯聞青雲之附自古然矣俗士媚伎而
不容文人傲睨而凌忽毀譽任夫愛憎是非視
其同異異己者雖才必擯苟同者下里蒙褒士

生其間吹聲射影所信者寸心之自知所俟者
千載之定論耳故古之取名也易而今之得名
也難苟非上駟鮮不露質矣

義

今人謂假父曰義父假子曰義男義女故項羽
尊懷王爲義帝猶假帝也樂器笛孔上別安嘴
曰義嘴衣外別安襴曰義襴唐人謂假髻爲義
髻彈箏假甲曰義甲漢張魯以左道惑民來學
者衆置義舍及義米義肉今世尚有義田義塚

則義之爲說皆似外置而合宜者故知告子以義爲外亦自有見

影異

酉陽雜俎載揚州東市塔影忽倒故老言海影翻則如此是一時之怪也陸務觀言在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影亦皆倒則常倒耳然今福州萬壽塔影實不倒則陸所見亦偶然也金陵牛首塔影閉中門則影從隙入見壁上高可三尺尖反居下自來如此余

屢見之久亦不以爲異矣金陵狹邪崔氏所居樓上屋角有隙如小指而光滿兩堵壁許樓外樹影扶疎如畫鳥飛蝶過皆歷歷如鏡中余亦親見之高州有高涼洗夫人祠碑嵌儀門壁中厚五寸許中一塊指大色白瑩如燈光石近窺之則門內祠宇樹木兩蕪歷歷可見如眼鏡然徐興公親見之此亦異矣

文海披沙卷之八終

皇都書林
寶曆己卯季秋
勢州津立早
山形屋傳右衛門
二條柳馬場東江入町
安田
千助
間之町御池上町
林
權兵衛
堀川通高辻上町
唐本屋吉左衛門

寶曆己卯季秋

皇都書林

勢州津立早
 山形屋傳右衛門
 二條柳馬場東江入町
 安田
 千助
 間之町御池上町
 林
 權兵衛
 堀川通高辻上町
 唐本屋吉左衛門

皇清書林
卷之五
目錄

謝川區書林

謝川區書林

謝川區書林

謝川區書林

寶曆丁卯書林

皇清書林

